我捡到了一只猫。

我曾经幻想过自己有了一只猫，有时它是纯黑色的，有时它是纯白色的，有时是那种胖胖的橘猫。直到那一刻之前，它都一直是纯色的，毛光滑得像缎子。

那一天，天已经黑了，离家还有一段距离，我打着伞，踩在泥泞的小路上，小心地一步一步试探着。我的鞋和裤腿已经湿透了，浑身上下也被在风中四处飞散的雨滴溅得发冷，我只想赶紧回家，把湿淋淋的衣服脱个精光，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然后钻进被窝里去。

小路没有路灯，凭着直觉和那么一点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微弱光线，以及水坑里星星点点的反光我挣扎着向家的方向走去。毫无征兆的，我踢到了什么软绵绵的东西上面。“哎呀！”一个踉跄我险些拍在地上。借着手机闪光灯的光线，我向身后看去，地上横着一具猫的尸体，看上去黑不拉几的。

“可恶，死了也要在这里绊我一下吗？”已经浑身几乎湿透又冷又饿还要孤身在这黑糊糊的泥泞小道上顶着风雨徒步回家的我心头的怒火瞬间冲到了头顶，冲击着绑好的头发向外涌去，我突然好想冲上去再给它一脚。我成功了，死猫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摔在了手机光线以外的地方，我看到它眼中有亮亮的东西在闪动，隐隐约约的我好像听到了一声轻轻地呻吟。

我愣住了。

“对……对不起？”我低下头去看向自己的脚，脚上的匡威硬硬的头部在雨水的浸润下圆润发亮。刚刚感觉滚烫的头皮失去了知觉，浑身上下的湿冷又一次占据了我的大脑。“你还好吗？”我小心翼翼的凑过去，一边咒骂自己，一边又暗自嘲笑自己居然在问一只猫‘还好吗’，实在是太傻了。

猫开始蠕动，眼睛里满是惊恐。“对不起对不起……”我小心地抱起它，一时之间竟再也说不出第二个词来。它的爪子颤了一下，像是想要来抓我的脸，但还是无力地垂了下去。“对不起，我以为……”它就那么盯着我，躺在我怀里，再也不能动一下。

我把伞扔在地上，侧过身去，缓缓转动右手将大拇指对准指纹锁的小窗口。“欢迎主人回家，您辛苦了。”我是独居，家里并没有人，只有小爱同学帮我打开了灯。我抱着湿漉漉的它冲进卫生间，将它放在了洗衣机上面，摘下挂在一旁的盆。“该……该怎么办？”我从来没有给猫洗过澡，再说，这只猫还有可能已经受伤了，被我踢……我扭头看向它，它还在盯着我，但好像不像之前那么凶了，是我看习惯了吗？

水温已经热了，用手试来正好。我把水关小，冲刷它身上的毛，盆中很快就污浊不堪了。来回冲了几次，水也换了几盆，一开始它还在颤抖，但后来便眯起眼睛来。我伸出手试探着在它身上摸着。看样子没有骨折，我松了口气，看着它身上黑白相间的毛色，竟有那么一点失望。

我洗了洗手，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的蛋炒饭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放在它面前。它挣扎着往前挪了挪，闻了一下，抬眼看着我。“先吃吧，抱歉没有猫粮什么的。”它低下头去，将脸埋在了饭里面。

我有了一只猫？我有了一只猫！直到温暖的淋浴混着洗发水的泡沫顺着我的头发流下来，我才感觉到内心中有一丝欣喜。

“……

I'm gonna need some telling me you want me

I can't hear you so take som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

我跟着脑子里不知为何出现的旋律哼唱起来。虽然它是一只花猫，虽然它和我幻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它吃了我给它的饭哎！刚刚给它刷洗的时候它好像很舒服的样子，而且对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敌意了……直到水慢慢变凉，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洗了好久。等我裹着浴巾出来，它已经把蛋炒饭吃得一干二净。

“好干净啊。”我在它面前蹲下来，它盯着我的脚趾，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晚上你就先睡这里好了，我给你找个垫子。”我忍不住伸手想再摸摸它，不过被躲开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十点了。“铁打的身体，”我伸了个懒腰，“磁铁打的床啊。”周末实在是太舒服了，真希望可以一直都是周末。“哦，对了，猫。”我赶紧穿好衣服跑下床，果然它还在那里，睡得很安稳，小爪子蜷缩在前面，发出轻微的鼾声。

稍作洗漱，我便坐下来，想着如何消耗一下到做午饭前这段闲暇时光。好多书都没有看，好多电影也都没有看，好多游戏也还没有玩，究竟做什么呢？我盯着电脑屏幕上映着的自己，发起呆来。

“喵。”猫醒了，我回头看去，它走了过来，靠在我的脚边。我弯下腰去把它抱起来，放在书桌上，它又“喵”地叫了一声，趴下来，和我四目相对。猫身上的毛蓬蓬的，白色的底子上面镶嵌着黑色的条纹，像是奶油里掺入了巧克力，但是还没有混合均匀那样。我伸手从它的脑袋捋到尾巴尖，它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手感真好，我想。

就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我逐渐习惯了做饭的时候多做半份，习惯了打字的时候它坐在身旁，习惯了下班回家时它蹲在门口等我，习惯了烦心的时候将它抱在怀里，习惯了抚摸揉捏它柔软温暖的身躯。

“妈？什么事啊？”我把猫抱在左手，拿起手机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妈的啜泣声。

“小婷啊，在忙吗？现在有空吗？”电话那头传来舅舅的声音。

“啊有空有空，”我看了看表，距离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

“那个你爸爸他……他出刚出去买早餐的时候让车撞到了，这……能回来一趟吗？”

我怔住了，手中的猫扭动了两下，逃了出来，跳到了地上。

“怎么会……我先请个假，这就回去。”

一天的假很快就批了下来。我多喂了点食物给猫，“抱歉，我有点急事，可能晚上才能回来，你可能得饿一下了。”猫抬头看着我，“哈，大概你也听不懂吧。”我抹了一下眼角，将包跨在肩上出了家门。

刚入冬的天气还不是太冷，但地上依旧满是落叶。枯黄的树叶在我鞋底发出酥脆的声音，很吵。我将耳机插在右耳中，打开音乐，希望至少能少听到一点嘈杂的枯叶声。

“……

I'd like to be

Leave you without feeling bad

I'd leave you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Most, most people would release you

Most, most people don't change they only get old

……”

泪逐渐风干，只剩下又黏又咸的痕迹挂在我的脸颊上。

事情并不是特别多，到傍晚恰好处理完。“妈，要不来我那住一阵吧，还能有个人照应着。”妈同意了。妈比我想象的要坚强许多，一路上她就坐在后座上，一声不吭，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车流。

猫已经在家门口等着我了，这么晚才回来，它一定已经饿坏了。我先把妈扶进屋，就赶紧跑进厨房做饭，等我端着饭从厨房出来时，妈正坐在餐桌旁，怀里抱着猫。

“妈，吃饭了。”

“看这小猫，多乖啊。”妈又多看了猫两眼，站起身去洗手，猫跳到地上，跑到自己的饭碗旁边。

“阿嚏！”

“妈怎么了？没事吧？”

“没事没事。”洗手间传来妈擤鼻子的声音，“估计是你爸想我呢。”

我没说话，把饭盛了一些给猫，猫的脑袋都埋进了碗里，看来确实是饿坏了。

“你给小猫起名字了吗？”妈问我。

“它叫布丁，”听到自己的名字，布丁就把头抬了起来。“吃饭吧。”我蹲下去摸了摸它的头，今天只有清早吃了一顿，想必它已经饿坏了吧。我的肚子里突然响了一声，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也只吃了一顿早饭罢了。

第二天早上，妈的手肿了，鼻子红红的，还不停地打喷嚏，带她去医院看了一下，是猫毛过敏。

“实在不行，就把猫送给别人吧，家人更重要。”医生劝我。

回到家里，把妈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让她好好休养，我摊在了书房的靠椅上。布丁跳上书桌，又跳到我的膝盖上，卧在那里。我轻轻抚摸着它的身体，它的毛比之前柔顺了很多，身上也比之前又柔软了些许，暖暖的，好舒服。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开始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了，尽管我们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

捡到猫的当晚，刚钻进被窝，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宣传今天的收获。

“慧慧！我有猫了！”

“什么？让我康康！”我发了一张刚刚拍的照片过去。

“看着感觉好蔫儿啊……我下周末能去你家看看它吗？”

“可以呀！快来快来！”我翻了个身，平躺在床上，感觉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松软了下来。这就是幸福的感觉吗？虽然它不是一只纯色的猫猫，但是，我还是好开心。

周六下午她就来了，还带了一根逗猫棒。“这比你那照片拍的精神多了啊。”她用小棒挑了一下猫尾巴，猫摇了摇尾巴，喵了一声。“它叫什么呀？”

我一愣，才发现已经过去一周了，我还没有给猫取一个名字。

“叫……叫布丁吧，你看白色上面带着黑色的纹路，像不像那个什么巧克力布丁，就那个和冰激凌差不多的那个奶油的……”

“你说的那个是圣代吧，和冰激凌挺像的。”

“啊？啊——叫……叫圣代不太好听，就叫布丁吧……”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谎过于蹩脚，但还是胡乱顺着圆了一下。“布丁？”

猫抬起头盯着我，好像真的知道我是在叫它。

“那……布丁？”猫跳起来去抓逗猫棒上的小玩具，可惜没有抓到。

慧慧和布丁玩了一会，扭过头来看着我：“不知道它在上一家生活得怎么样。”

“咦？我还以为它只是一只普通的流浪猫罢了。”

“你捡到它的时候它肯定是流浪猫啦，但是它显然不是天生就在外面流浪的。你看，它的眼神是温柔的。”

我盯着它的眼睛看了好一会。“看不太出来……它的眼睛里只有你耶。”

猫闪动着清澈的眼睛，跟随着慧慧手中的逗猫棒跳动着。

“慧慧？你……想养猫吗？”我还是拨通了她的电话。

“怎么了？”

“那个……我爸爸刚刚去世了，我妈现在和我一起住，我妈她对猫过敏，所以……”

“啊，这样啊，好的没问题的，我可以养的。”电话对面的声音让我感到那么一丝安心。“不过我最近工作上有点事情比较复杂，可以麻烦你把它带过来吗？”

“可以的可以的，那谢谢啦，慧慧你最好了……”

“小事啦，还有你爸的事……对不起但是已经发生了就……反正就是……”

“我懂的，没事的，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我还是优先照顾好还活着的人……”

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抱着一个牛奶箱，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了。箱子里不是很安静，箱子上方的开口处的部分逐个叠在一起，将布丁封在里面。我看不到它，但是它的小爪子在纸盒上划来划去，震动沿着我的手臂传到了我的心里。我靠在靠背上，突然意识到我失去父亲的日子也才只是前天而已。

布丁的脑袋从箱子中间的孔隙挤了出来，它的眼睛瞪得老大，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也盯着它。

时间好像突然静止了。弹性的纸板猛地收回，卡住了它的脖子。我是知道这一点的，我应该赶紧帮它摆脱这个绞刑架，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僵在那里，和它对视着。其实应该并没有过去几秒，我就成功地反应过来并在慌乱中粗暴地按住它的头将它塞回了箱子里，但是那一瞬间我却感觉十分漫长，漫长到我几乎无法感觉到自己的手真的在移动。

这种感觉我只经历过一次。小学时，有一次去海边玩，我意外地仰面落入海中，我睁着眼睛，仰望着水中的天空，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切好像都变成了慢动作，我的眼中只剩下那片天空，和隔在我与天空之间的那层海水。

“这……好美……”

“我要死了吗？”

我一定是这么想了，我一点都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只有大脑还在思考，就像现在一样。

两天后，我又见到了慧慧，我们一起坐在奶茶店靠窗的位置上。

“婷婷，对不起，布丁不见了。”

“啊？”我愣住了，“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但是那天我把它抱回家那天晚上，它就跑掉了。”

“没……没事的，它可能就是突然想去自由生活了吧。”我低下头去。

窗外正是最冷的季节，屋内却相当温暖。我的双手慢慢地揉搓起面前的那杯巧克力圣代。

“之前听人说过，被丢弃的猫咪被检回来后因为害怕再被丢弃，会特别乖，”慧慧吸了一口手中的黑糖珍珠，“但是如果再被抛弃，就……对不起我以为它已经可以接受我了，但果然我还是不能……”

我的心里好像突然少了些什么，空空的，心跳在里面回荡着。

三个月后，我带着妈去公园踏青。快到大门口时，妈突然提出要去厕所，我便拿着背包在外面等候，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猫沿着墙沿溜过，我不太能确定，但还是下意识叫了一声布丁。

那猫扭过头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它。

“……

Don't come close, she said

I'd never stoop so low

……”

布丁，跟我回家吧，我不会抛弃你的，永远不会的。我在心里呼喊着，但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

So, if I let you back in close

Will you hurt me?

……”

那猫灵巧的跳上围栏，消失在了草丛里。

“怎么了？”妈从卫生间走了出来，“你要去吗？”

“不了妈，咱回家吧。”我拉上妈的手，向公园大门走去。

我好像真的失去它了。